

写给
世
风流总

写给上班族的
世界史



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

押沙龙◎著

不管你是男
每个上

用谋略
天涯煮酒论史

读史使人
识多才能

不管你是**穷忙族**、**工作狂**，还是**职场达人**、**企业中坚**，
每个上班族都应该读读世界史

用谋略，知进退，能担当，善摆脱——世界史中有真义
天涯煮酒论史版主**押沙龙**继《出轨的王朝》后，睽违多年尽显功力之作

读史使人明智 读世界史使人练达
识多才能智广 足智方能多谋



写给上班族的世界史

——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

中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写给上班族的世界史：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/押沙龙著. —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2010.7

ISBN 978-7-5086-2161-6

I. 写… II. 押… III. 欧洲—古代史—通俗读物 IV. K50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8112 号

写给上班族的世界史——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

XIEGEI SHANGBANZU DE SHIJIESHI

著 者：押沙龙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（China CITIC Press）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）
（CITIC Publishing Group）

承印者：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：12.5 字 数：155千字

版 次：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：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2161-6/K·156

定 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010-84264000

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

服务传真：010-84264033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

CONTENTS

自序

我老家那儿有很多算命先生，几乎人人自封周易协会的会长、副会长什么的。就这么一群大会长，脏得一身油亮，蹲在街上撂地算命，天天让城管满大街地撵。我不敢断言世上所有的算命先生都不靠谱，但我见到的这些确实不靠谱。想想看，他们居然这么互相打招呼：“你今天又诳了几头猪？”就这样，我丧失了对命运的某种信念。我不知道命运是否存在，但我觉得靠那些浑身油亮的混子，多半是算不出命运的。

长大后，我又丧失了另一种信念——对人类命运的信念。我曾经相信：人类文明有铁的规律。它遵循一个固定的轨道前行，而这个轨道就隐藏在历史之中。只要我们洞察过去，以史为鉴，就能预测人类的未来。我一度很喜欢这样的感觉：人类社会就像一列火车，沿着固定的线路，开到一个固定的目的地。直到后来，我才察觉到这种信念里藏着的荒凉与恐怖。

好在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的。如果一个半仙没法从掌纹里算出你的命运，那么一个学者同样也无法从历史里推算出人类的命运。人类社会不是一列火车，它更像一条汹涌的时空之河。你永远不知道它在哪里转弯，又向哪里流去。它的终点可能是沙漠，可能是大海，甚至也可能是浩渺星空。波普尔对这条河说过斩钉截铁的话：“用科学的手段也好，或用任何其他的理性手段也好，人类历史的进程都是不可预言的。”^①

^① 波普尔：《历史主义贫困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页。



换言之，历史是靠不住的。它不是占卜未来的水晶球，而更像一个难以捉摸的生命体。在某一时刻，历史会忽然爆发出万丈光焰，照亮此后的许多世纪。在另一时刻，它也会忽然唱出惨痛的悲歌。也正因为这种变化万千，它才能显得光彩炫目、动人心魄。

历史这种销骨蚀髓的魅力，驱使我写下了这本书。它陪我度过了许多多个夜晚。暗夜中，过往的岁月曾在我眼前熊熊燃烧。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泪水盈眶：为了冲向波斯大军的斯巴达人，为了在海峡里高歌的雅典人，为了在客西马尼悲祷的耶稣，为了捧着一片矛尖走向战场的十字军，也为了那些在旷世浩劫里不屈不挠的普通人……

是啊，世界上有什么故事能比人类的历史更壮丽？

世界上又有什么怨曲能比人类的历史更哀伤？

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女儿还没有出世。现在，童童（是的，她叫童童）已经一岁多了。也许因为有了她吧，我比以前更频繁地想到未来。时间是只虫子，每天都在吞噬未来，把它变成过去。不过它虽然吞噬未来，但也给未来赠送了一份礼物，那就是历史。历史蕴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、情感，以及更重要的东西——希望。未来的人们从中读不出自己的命运，但却能从那里找到启发与温暖。

以前我看到作者在书里列出长长的致谢名单时，往往忍不住摇头。一本书而已，这么郑重其事，未免夸张。不过这次轮到自己，我宁愿显得可笑，也还是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当然，首先我要感谢国家。其次，我要感谢帮我审稿的朋友、出版社的各位编辑，以及为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的网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要感谢我的太太。没有她，我无法完成这本书。

最后，我当然也要感谢大家——感谢每一位肯花费精力来阅读这本书的读者。这本书正是为你们而写的。正是因为有了你们，这本书才有存在的可能与意义。



第一部

希腊的春天

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



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

公元前5世纪初，希腊正处于一个转折点。一些空前伟大的事物，正在它体内孕育成形。

就在此时，一场暴风雨从东方袭来。波斯帝国倾全国之力，向小小的希腊发起了猛攻。入侵军队如潮水一样涌来，遮蔽了大地和海洋。希腊幸存下的希望像影子一样微弱。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希腊就宁愿做追影人。

弱小的城邦奋起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，用鲜血，用泪水，用死亡与勇气，写下了最灿烂的传奇。

也就是从这段传奇开始，一个文明登上它伟大的征途。

第 一 章

马拉松



第一章

马
拉
松

“不要忘了雅典人”

伊朗高原。

波斯帝国的首府苏萨城。

大流士坐在宝座之上，头戴金冠，身穿红袍，手持金权杖。他身后，是高举羽扇的侍卫。他面前，是匍匐在地的群臣。

在朝堂之外，一万两千名“不死军”昼夜护卫着他，一万五千名奴隶随时侍奉着他。

在首都之外，几千公里的御道一直延伸到帝国边陲。无数信使在上面奔驰，传达他的指令。这些指令中的任何一个，都可以决定千万人的命运。

他统治着一个辽阔的帝国。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庞大的国家。世界文明的四个发源地，有三个（美索不达米亚、埃及、印度河）在波斯的掌握中。数十万波斯大军控制着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整个帝国人口多达几千万。其规模，即便是两百多年后的秦帝国也无法相比。在那个时代，它的庞大超越了人们想象的极限。

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位君主。在他统治下，波斯帝国走向了巅峰。

无数的民族向它屈膝称臣。埃及的粮食、印度的象牙、吕底亚的黄金、巴比伦的白银、亚美尼亚的骏马、阿拉伯的香料、外高加索的美女，从四面八方涌入苏萨。



在希斯敦的悬崖上，刻着他的铭文：“我，大流士，伟大的王，乃万王之王，波斯之王，诸国之王。”这位万王之王享有人类史上空前的权力。在他之前，出现过无数帝王，但没有一个能和他比肩。

伊朗高原的太阳照耀着宝座上的大流士。在流溢着金光的宫殿里，他就像人间的神。

这时，台阶下忽然传来尖锐的叫声，撕破了大流士近乎完美的幸福：

陛下，不要忘了雅典人！

每天三次，大流士都会听到这声叫喊。它时时提醒着他：有一片土地还没有征服，有一个仇敌还没有惩罚。

事情的源头发生在伊奥尼亚——小亚细亚半岛（现在的土耳其）的西境。

希腊是片贫瘠的土地，不足以养活过多的人口。几百年来，一无所有的希腊人驾驶着蹩脚的船舶，在地中海四处游弋，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。希腊人从没有深入陆地，只在大陆的边缘建立了诸多城邦。这些殖民地和母邦的联系相当薄弱，但是它们缓解了希腊的人口压力，并将希腊人的文化扩展到了更遥远的世界。

这些海外殖民地中，最重要的莫过于伊奥尼亚城邦。

它占据了一片狭长的海岸。其国土微不足道，却创造了商业与文化的奇迹。西方第一个哲学家、第一个历史学家、第一个寓言作家、第一个女诗人都出生在这里。如果把它的伟大人物一一列举出来的话，会是很长的一个名单。而浩瀚的波斯帝国，在两百年里没有产生一个可以和他们比肩的人物。

波斯只有一个帝王，和匍匐在他脚下的千万奴隶。

可是波斯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伊奥尼亚。他们用火与剑扫荡了这片土地，扶植起一大批傀儡政权。伊奥尼亚人成了波斯的奴隶。

公元前500年，这些奴隶奋起反抗。他们向希腊本土求救。绝大多数希腊城邦拒绝了，但是雅典却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二十艘船只载着雅典武士，驶往亚洲。

波斯人猝不及防。起义军一路东进，攻占了小亚细亚行省的首府——萨尔迪斯（它是波斯人的一个统治基地）。起义军将城市付之一炬，雄伟的神庙也化为灰烬。



但起义军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。波斯大军从东方开来，像黑色的风暴一样冲过了小亚细亚。帝国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造反的奴隶，等待着起义者的是狂野的报复。

在许多岛屿上，波斯人用捕杀鸟的办法围猎人类。他们从北到南扫荡了整个岛屿，将岛民一网打尽。大陆上的伊奥尼亚人则像野兽一样，被波斯人捕捉。许多城市遭到血洗：男子被屠杀，女子被贩卖，最漂亮的男孩子被阉割后送入皇宫。

但是这些鲜血还不够，大流士的怒火依旧在燃烧。

他的目光越过了伊奥尼亚，投向了爱琴海的彼岸。那里有一片小小的土地——希腊。雅典人的挑战提醒了大流士：它还有待征服。无论从帝国安定的角度，还是从扩张的需要来看，希腊都应该被灭亡。

希腊是自由人的土地，它永远是伊奥尼亚人的榜样，激励他们反抗波斯帝国的压迫。

希腊更是帝国西进的一个阻碍。波斯帝国要想冲入欧洲，就要首先占领希腊。

征服希腊首先就要毁灭雅典。雅典人参与萨尔迪斯之战，焚烧了宝贵的神庙，却至今都没有得到惩罚！

大流士抽出一支箭，射向天空。他要神明来作证：“我要向雅典复仇！”从这一天开始，每天都有仆人向大流士呼喊三遍：“陛下，不要忘了雅典人！”

大流士没有忘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

希腊，一个狭小贫瘠的半岛。它四分之三的国土是山地，耕地只占八分之一。崎岖的山崖环绕中，偶尔可见能耕种的平原。在那里，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就是岩石。柏拉图这样评论希腊：希腊就像一个被疾病耗干，只剩下骨头的病人。它肥沃的土壤已经消失，只剩下了土地的骨架。^①

^① H.D.基托：《希腊人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8页。



在这片残骸上，农夫日复一日地耕作，所获也仅能果腹。在这样的国度里，不可能有奢靡的生活。希腊人的标准伙食是：一个洋葱、一个鱼头、三颗橄榄，^①如此而已。

希腊只有波斯帝国一个省份的规模，但却分裂为上百个城邦，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和波斯比起来，这些城邦小得荒谬。最大的城邦是斯巴达，被希腊人尊称为“斯巴达帝国”。可这个帝国只有八千四百平方公里，比中国现在的一个市还小。但在希腊人看来，斯巴达已经庞大了丧心病狂、失去理智的地步。^②

一个普通的希腊城邦，只有百十平方公里的领土，人口不超过一万。超过一万，就可算是泱泱大国。超过十万，就是巨型城邦。

很多城邦连一千个公民都没有。比如赫赫有名的迈锡尼，历史上曾发生过著名的特洛伊之战，现在干脆就剩下六百个公民了，随便哪个小学都比它人多，但它依旧是个独立的国家，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府。在地图上不使劲看都找不到的小岛上，往往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四五个国家。脚力好的希腊人，可以在一天之内，在这样的国家走上几个来回。

如果斯巴达是庞大的“帝国”，那比斯巴达大五百倍的波斯又是什么呢？希腊人像一群土拨鼠一样，畏惧地望着东方的恐龙。波斯人作战，为的是夺取巴比伦的财富；希腊人也彼此作战，但往往是为了争夺几亩葡萄地。这就是土拨鼠和恐龙的区别。

贫瘠的希腊有两张面孔。

一张是斯巴达，另一张是雅典。其他的城邦，都笼罩在这两者的阴影之下。这两张面孔对应着希腊的两种精神。它们在遥远的两极默默对峙，守护着希腊。

两张面孔催生出了两种产物：斯巴达培养出了无敌的武士，雅典则生长出了灿烂的文明。

斯巴达是一个严酷的城邦。它尊重每一个公民，但又向每一个公民索

^① 出自丹纳《艺术哲学》。

^② 柏拉图就认为斯巴达作为一个国家，实在太大了。他指出：一个“好国家”公民人口似乎不该少于一千人。至于人数上限，他大方地定为五千四百人，加上他们的家属、奴隶，也就是一个大学的规模。



取最大的回报。斯巴达人从出生伊始，就要接受最苛刻的训练，磨炼自己的每一块肌肉、每一根神经。等他们长大成人后，就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武士。

斯巴达人极端地自尊自爱，又极端地残酷无情。他们可以为了国家而生，为了国家而死。对于他们，没有比国家更高的存在，没有比爱国更崇高的道德。斯巴达人把整个灵魂都奉献给了国家。为了国家，母亲可以遗弃体弱的婴孩；为了国家，妻子可以鼓励丈夫战死沙场。

如果说斯巴达是一台战争机器，那么雅典就是一朵文明之花。

它有刚健的精神，但也有细腻的情感；它崇尚勇敢，但也同样追求自由；它崇尚平等，但也同样尊重差异。雅典公民既能为祖国枕戈待旦，也能肆无忌惮地嘲骂领袖。

不久前，雅典被僭主统治。那时，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邦。当雅典人赶走了僭主，建立了民主制度后，它慢慢成长为一座最伟大的城市——不是因为财富，也不是因为武力，而是因为智慧与文明。它的伟大，与民主制度息息相关；但它日后的衰落，也和直接民主制的弱点有关。

雅典人曾自豪地说：“我们爱好美丽，但是没有因此而奢侈；我们爱好智慧，但是没有因此而柔弱。”^①这并非自夸，而是历史的真实。雅典是西方文明的第一首歌，是西方文明的第一道光。

但有的歌，还没有出口就会窒息在咽喉；有的光，还没有射出就会湮没于黑暗。

这团黑暗来自伊朗高原。

波斯帝国像一团巨大的阴影，投射到希腊上空。希腊人并不知道波斯帝国的战略，但他们时刻能感受到潜在的威胁。从东方的海风里，他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

公元前492年，雅典人第一次听到了帝国入侵的消息，一支海陆联军沿着海岸线向雅典开来，但是海洋帮助他们。阿托斯山下的一场暴风摧毁了波斯战船，两万波斯人丧生海底。

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尝试。这次损失对波斯帝国来说，只是九牛一毛。

^① 修昔底德：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，商务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49页。



波斯人的挫败反而使希腊人更加紧张。因为他们知道：这是战斗的前奏，它意味着波斯帝国已经启动了征服计划。

不久，波斯船只再次开往希腊。不过这次来的不是军队，而是使节。

服饰华丽的波斯人，傲慢地站在广场上，宣布大流士的旨意。大流士向希腊人索要两样东西：水和土。这是臣服的象征。希腊人要交出自由，才能赎买生存的权利。

在许多城邦里，波斯使节得到了水和土。但有两个城邦宁愿一战也要捍卫自由：在雅典，使节被抛入大海；在斯巴达，使节被扔进深井。

这些希腊人发出了怒吼：“那里有的是水和土！你自己去取吧！”

这是明确的宣战。

雅典只有两万多公民，斯巴达只有九千武士，而波斯可以动员几十万大军。这是侏儒和巨人的较量，但是他们别无选择。

这一次，大海已经不能再拯救他们。他们能依靠的，只有自己的勇气和力量。

希腊人在等待——等待风暴的到来。

不可思议的极速奔跑

公元前490年9月9日。

斯巴达城正在欢度卡尔涅亚节。这个节日一连持续九天，所有的男性公民都要积极参与。节日的气氛非常欢快。年轻人载歌载舞，向太阳神祭献致敬。节日里还有一些奇特的习惯，比如一个穿长袍的人会在城市里飞奔，未婚的男青年在后面追逐，谁如果捉到这个人，他在来年将得到大丰收。这是欢乐的节日，刻板的斯巴达人难得如此享受生活的轻松愉悦。

但是今年的节日里，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
一个满面尘土的陌生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斯巴达城，他高喊了一句让所有人感到恐惧的话：“波斯人来了！”

他是雅典人，叫斐迪庇第斯。这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，为后人所敬仰。

斯巴达人从他嘴里听到了一些骇人的消息。不过最让斯巴达人感到



震惊的是：这个雅典人昨天才从雅典出发！而雅典到斯巴达的距离有四百四十六公里。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奔跑！

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情。

斐迪庇第斯带来的消息是可怕的。

波斯人的舰队铺天盖地向希腊袭来，很快会在阿提卡登陆。岛城埃雷特立亚已经被围困，是否沦陷不得而知。雅典下达了紧急动员令，一万名重装士兵随时准备奔赴战场。但要对付波斯远征军，这个兵力远远不够。

雅典的命运悬于一线，请求斯巴达立即增援。

东方巨兽已经扑来，斯巴达人无心庆祝节日了。他们马上召开会议。经过讨论，斯巴达人决定全力支援雅典。但是只有一个条件：时间。

他们现在不能出兵，这并不是因为需要时间来动员军队。斯巴达人生活的主旨，就是战斗与准备战斗。他们随时都在待命，随时可以出击。但在斯巴达，有一个古老的禁忌：从卡尔涅亚节到月圆之夜，这段时间内斯巴达不可出兵国外。

对于恪守传统的斯巴达人来说，禁忌就是禁忌，没有什么可商量的。他们答复斐迪庇第斯：等到月圆之时，他们将马上出兵，奔赴雅典。

恳求、说理都无济于事。斐迪庇第斯失望地离开斯巴达。他还要再跑上四百四十六公里，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焦急等待的雅典人。

月亮慢慢升了起来，照耀着斐迪庇第斯回程的道路。它在慢慢地变化，慢慢地充盈。等它变成满月，还需要十天。

对于雅典人来说，那是漫长的十天。

盾与矛的背后

雅典城内已是一片沸腾。

在市中心的广场上，张贴出了动员令，附有征召名单，共有一万公民名列其中。

雅典陆军的主力是重装步兵，他们浑身被青铜包裹，全套装备重达七十多斤，包括直径一米的盾牌、长两米半的长矛、头盔、胫甲、保身甲和利剑。金属头盔把脸面几乎完全护住，唯一的缺陷是戴上后视



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

野狭窄。

披挂好全套装备，他们就像一个个活动中的青铜人。

当时的武器几乎无法刺穿他们的盾牌和胸甲。重装步兵最大的危险是摔倒。一旦摔倒，要重新站起来，是很费力的一件事，更不要说躲避腾挪了。不用等敌人来杀，密集的队伍也会把他活活踩死。事实上，在希腊人的战斗中，被踩死的人恐怕要多于被敌人杀死的。剩下的危险主要来自于身体的裸露部分，比如腹股之间。如果被敌人的剑砍断大动脉，那么几秒钟之内必死无疑。

当时的武器非常锋利。一剑之下，可以砍断人的肢体，劈开人的骨头。那样短兵相接的砍杀，既残酷又血腥。到处都是鲜血和残肢，洞开的腹腔里流出肠子。场面让人作呕。

重装步兵习惯于紧紧排在一起，向前推进。他们只有靠拢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是坚不可摧的铜墙，一旦阵形散乱，这些青铜人的末日也就到来：他们拖着沉重的装备，活动笨拙、视野狭窄，只能任人宰割。

所以，一切的关键在于保持阵形。

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，希腊方阵必须有相当的纵深。当时的方阵纵深一般是八排。前排的武士倒下，后排的可以及时补充上来。只要阵列不变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

重装步兵方阵大约出现在两百年前。两百年内，并无实质性变革。通常来说，交战双方会约好地点开战，然后两个方阵步入阵地，开始冲锋。甲冑撞击甲冑，盾牌撞击盾牌。直到有一方突破了对方的阵形，队形散乱的一方就会最终溃败。

在战斗中，希腊将领往往冲锋在前，作全军的表率。所以他们保持着相当高的死亡率。至于士兵的伤亡率，则相对稳定，战争的持续时间很少超过三天。胜利的一方可能会抢到几亩葡萄地，或者干脆毫无所得地光荣回家。据现代学者估计，胜利一方伤亡率平均为5%，失败一方是15%。^①

^① 杰弗里·帕克：《剑桥战争史》，吉林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25页。

这就是希腊的战争。

波斯人听说过希腊人的战斗方式，震惊之余对其无比鄙视。他们惊叹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愚蠢单调的战术。

希腊军队的兵种确实很单一。虽然有少量骑兵和弓箭手、投石兵，但这些兵种数量很少，根本不受重视。弓箭手被轻蔑地称为“暗箭伤人的东西”，只有重装步兵才是希腊陆军的灵魂。

波斯的战术则远比希腊复杂。他们有全面而均衡的兵种：骑兵、弓箭手、步兵以及辅助部队。其中，骑兵和弓箭手是波斯人的骄傲。当时马镫尚未发明，马匹体形比较小。所以，波斯骑兵的冲击力不能和日后的蒙古铁骑相比。在面对面的冲锋中，虽然骑兵并不比步兵更有优势，但是它们的机动性却是无可比拟的。至于波斯弓箭手，也让无数民族闻风丧胆。遮天蔽日的箭雨，曾经摧毁过一支又一支的亚洲部队。波斯军队的唯一弱项在于步兵。和希腊人比起来，他们的装备轻，矛短甲薄，防御力较弱，但他们更加灵活。

波斯这种混合部队曾经横扫西亚和埃及，除了和游牧民族作战时，有过一两次败绩以外，其余各战从未失手。在希腊人眼中，这是无敌于天下的部队。单单听到他们的名字，就能让人惊恐不已。

波斯有繁杂的兵种与武器。而雅典有的，只是盾与矛。

雅典的真正财富就是站在盾与矛后面的公民。

一个城邦决心和帝国决战，就只能寄希望于它的公民。没有辽阔的土地，没有雄厚的财源，公民的牺牲与奉献是城邦最大的资本。

帝国对臣民来说，只是一个主人。而城邦对公民来说，却是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可以为之生、也可为之死的母邦。当然，如果不受政府的影响就是自由的话，那么波斯的臣民比雅典公民享有更多的自由。但波斯的臣民是被皮鞭驱赶上战场，而雅典的公民却是肩并肩、毫不退缩地走向死亡。

城邦是一个古老的奇迹。在必要的时候，它能使侏儒迎战巨人。

或者胜利，或者死亡。



如果诸神真的存在



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

当时的雅典人很可能并不清楚敌人的实力。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大致还原波斯人的部署。

大流士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，全部人员都由船只运输。路线和两年前的远征不同，波斯人避开了欧洲海岸线，也避开了阿托斯山。六百艘船只劈波斩浪，穿越爱琴海的岛屿链直冲雅典。传统说法认为六百艘全是三列桨战船。^①果真如此的话，这支舰队将超过希腊海军力量的总和。现在历史学家则比较谨慎，他们推测其中一半是三列桨战船，另一半则是运输船。

关于波斯军队里作战人员的数量，一直众说纷纭。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四万左右。如果加上桨手的话，总人数可能不下十万。

在波斯人船上的，不光有军队和随员，还有一个雅典人。

他是雅典的叛徒希庇亚斯。

他曾经是雅典的僭主，后来被驱逐出雅典。该事件进一步加速了雅典的民主化。结果，这个百无聊赖的过气暴君，游荡了一阵儿之后投靠了波斯国王，指望能重新夺回雅典。此时他已经有八十岁了，但是人要做起奸贼来，是永远不嫌晚的。和许多叛徒一样，他宣称自己过于热爱祖国，眼看雅典在暴民手中沉沦，因此不得不借助友军之手，帮助祖国恢复元气。其实他唯一能帮助雅典的事情，就是赶快死掉。

如今这个老而不死的叛徒成了波斯人手里的一张王牌。

整个波斯的战略计划是这样的：首先把敌人的主力部队引出雅典城，然后利用希庇亚斯的号召力在雅典挑起叛乱。如果这个计划失败，那就采取后备方案：强攻雅典城。

波斯军队使用了一部分力量进攻位于优卑亚半岛的埃雷特立亚。这个小城邦是雅典的忠实盟友。波斯人此举是要切断雅典的海上援助，使它成为一座孤城。

波斯主力部队没有开往雅典城，而是在雅典北部登陆。希庇亚斯引导波斯人在一个叫马拉松的地方驻扎。马拉松平原距离雅典大约有41公里。

^① 希罗多德：《历史》（下册），商务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442页。